

世界文庫

蘇魯支語錄

德·尼采作
梵·澄譯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九月

世界文庫

蘇魯支語錄

德·尼采作
梵·澄譯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九月

庫文界世

蘇魯支語錄

乙種每冊實價
外埠酌加郵費

原著者

F. Nietzsche

譯者

梵澄

主編者

鄭振鐸

發行者

生活書店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出版

蘇魯支語錄

〔德〕 尼采作

梵澄譯

尼采 (Richard Mistrand) 的蘇魯支語錄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刊行於一八八四年。全書凡四卷，以富於詩趣的散文寫出他的『哲學』。這是一部語錄，托爲一位波斯的聖者蘇魯支向他的門徒和人民們講說的，所謂『超人哲學』便是他所宣傳的東西。尼采他自己對於蘇魯支語錄有一段自白：

『在我的著作中，蘇魯支語錄佔一個特殊的地位。我以這著作，給人類以空前偉大的贈禮。這本書，聲音響徹了千古，不單是世界上最高邁的書，山岳空氣的真實的書——萬象人類遙遠地在它之下——亦且是最深沉的書，從真理之最深底蘊中產生，這是一種永不滴渴的泉水，沒有汲桶放下去不能滿溢着黃金和珠寶上來！』

『他所升降的雲梯，沒有邊際；他比任何人已看見更遠，愈顯更遠，並去得更遠。』 (Here I am, 楚曾譯文)

他自己又說過：『人如不自顧閉其智慧，則對於發自蘇魯支之歌——鷹鷂之歌——必須給與適當的注意。』

他所注意的是『將來』而不是『過去』。『哦，我的兄弟們，你們的高貴不當向後流盼，乃是向前凝視！你們當愛着你們的孩子們的國土——在最遙遠的海上，沒被探險過的國土，讓這極愛是你們的新的高貴吧。我吩咐你們向着那裏揚帆前進！』

這便是蘇魯支——尼采——所呼號着的話。

這部譯文是楚澄先生從德文本譯出的，他的譯筆，和尼采的作風是那樣的相同，我們似不必再多加讚美。

在我們得到楚澄先生的譯本之後，楚曾先生也以他的另一部全譯本交給我們，很可惜是不能再在這裏刊出了；對於楚先生，我們謹致敬意和歡忱！



尼采像

(NITZSCH)

目次

蘇

魯

支

語

錄

.....一

宗

教

生

活

.....二五五

啓示藝術家與文學者的靈魂

.....二七五

梁炳鑄

蘇魯支前言

〔德〕尼采作 梵澄譯

蘇魯支三十歲了，離開他的故鄉和故鄉的湖水，隱入山林。於是，獨自怡悅心神，玩味寂寞，十年間未嘗疲倦。但最後他的心意改變了——一日之晨，與朝霞俱起，在日光前，向日球作如是說：

「偉大眞星球！倘若不有爲你所照耀之物，你的幸福何有？」

十年間你照上我的崖穴，想必已倦於光明，倦此修途，設若未曾有我，及我的飛鷹和長蛇。但每日早晨我們等候你，追取你的豐盈而向你祝福。

看呵！我厭足了智慧，如採取了過多的靈的蜜蜂，我需更向我求索之手。

我願意贈與，分給，直使人羣中的智者重歡其愚庸，貧者更欣於富足。

於是，我必需降至深淵，如你在夜間之所爲，沒入大海而猶布光明於彼土，你這豐盛底星球！我必需，像你一樣墮落，如我欲往之之人羣所云。

然則祝福我吧，你寧靜底眼光，可以觀莫大之幸福而不生嫉妬之眼！

祝福導引的流鷹吧，金波從而泛溢，隨處映着你的歡樂底容輝！

看呵！這杯將更傾完，蘇魯支將更爲凡人了。

——如是開始蘇魯支的墮落。

蘇魯支獨自走下山崗，沒有遇見何人。但他走入樹林中時，忽然看見一位老者，站在面前，正是離開了奉神的敵，在林中採藥。老者如是向蘇魯支說：

「這位行客於我不懷生疏。若干年前他從這裏走過。他名叫蘇魯支，但他已經改變。當時入山帶來了你的殘灰，現在却要將火焰播往谷中去麼？不怕放火者的刑罰麼？是呀，我認識蘇魯支。他的眼色清明，胸裏不潛藏機詐。他不是像跳舞者一樣行走麼？」

蘇魯支改變了，蘇魯支已變為小孩，蘇魯支是醒者了；你將何所求於醒者呢？

你居於寂寞中好像在海洋裏，大海將你負載。苦呵，你將到陸地上去苦呵，你的軀體將重新自己拖曳？」

蘇魯支回答說：「我愛人們。」

「緣何？」聖者說：「我會來到深林和荒漠之所在豈不是，因為我太愛人類了嗎？」

現在我愛天神，人類非我所計。我以為人是一個太不完滿底物品。對人類的愛可以使我死去。」

蘇魯支回答說：「我如何說仁愛！我將給人們一種贈品。」

「不必給渠們什麼。」聖者說：「最好從渠們取去一些，大家便這麼下去——這將於渠們最好；只要於你合適，難使你將有所給與，給與一點小佈施便了，而且要讓渠們求乞之！」

「不行。」蘇魯支回答說：「我不給予佈施，那麼我還不夠窮。」

聖者笑着蘇魯支如是說：「然則留心，看渠們接收你的贈禮，渠們對於醒者懷疑，不相信我們來為贈予。」

我們的足音寂然於街巷中，使渠們聞之淒涼。一如渠們夜裏在床上聞有人行，邇未及天明，則自怪道：這賊徒將往何處去？

不必到人們中去，便留在這樹林裏吧！草肯與鳥獸同羣，豈肯不願像我這樣——在籠中為熊，在鳥中為鳥？」

「這聖者在樹林裏何所為呢？」蘇魯支問。

聖者說：「我編製歌詞，自唱，而每當編製，也微笑，也悲泣，也哀歎：如是我頌讚天神，用笑，哭，高唱，低喃，我頌讚天神，我的天神。但你帶給我們什麼禮物呢？」

蘇魯支聽了這話，便敬拜着聖者說：「我有何可贈於你們呢？但請讓我遠離，以免爾持去你們的什麼！」——這麼他們彼此分開了，老者和這人，歡笑如兒童。

但蘇魯支獨自時，向內心說：「這是可能的嗎？這老年的聖者在他的樹林中還沒有聽到天神已死！」——

三

蘇魯支走到接着森林附近的一座城市，看到許多人聚集在市場，因為有佈告要人觀看踏歌索戲。蘇魯支向人們如是說：我教你們超人的道理。人是一樣應該超過的東西，你們作了什麼以超過他呢？

一切存在者至今皆創造了超過自己的東西：你們願爲這大波流的退潮，寧願退到禽獸，而不願超過人嗎？

積儉於人類是什麼？可笑的對象或痛苦底羞辱。人於超人亦復如是，可笑的對象或痛苦底羞辱。你們從爬蟲進到人類，你們內裏許多地方還有爬蟲。有個時期你們是猿猴，但至今人比任何猿猴還仍其爲猿猴。

你們中間最智慧者，也還是植物與鬼物的不和合生與雜種性生。但我叫你們化爲鬼物或植物麼？

看呵，我教示你們超人。

超人是土地的意思。你們的意志說：超人必定是土地的意思！

我與你們立誓，兄弟們，對於土地。守忠實，不相信那裏向你們說起超地球底希望的人們！那皆是人類的毒殺者，渠們自知或不知道。

那皆是人生的藐視者，垂死者，自毒者，地球所不容的，由其死去吧！

曾經有一個時期對上帝的愛禮是大不敬，但上帝死掉了，這並不敢著也同死掉了。對於土地不敬在現在是最可怕的事呵，

將於不可知者的心臟，比對土地的意思更加崇拜！

有一時期靈魂藏說肉體：那時這靈魂是至高尚底事：靈魂欲肉體昇昇，醜陋，瘦弱，想這靈魂出肉體與地球高昇。

然而，那靈魂本身更辱辱，醜陋，瘦弱，乃此靈魂之快樂！

但是兄弟們，你們猶可告訴我：你們的肉體對於靈魂怎麼說呢？你們的靈魂豈不是貧弱，污穢，一種可憐底滿足麼？

誠然，人生是一污穢底川流，要涵納這川流而不失其清潔，人必漸成爲大海。

看呵，我教示你們超人，他便是這大海，其中你們的靈魂必將沉沒。

你們能够經歷的偉大專業是什麼？那是大，廣，觀的辰光，那辰光，便是你們的幸福也於你無謂，你們的理智與道德也自覺其無謂。

那辰光，你們說：「我的幸福於我何有！這是有貧弱，污穢，一種可憐底滿足。但我的幸福將決定我的生存呀！」

那辰光，你們說：「我的理智於我何有！其求知，豈不是像獅子求食嗎？牠是會弱，污穢，一種可憐底滿足！」

那辰光，你們說：「我的道德於我何有！而且牠還使我無怒。我對於我的好處壞處皆多麼厭倦呵！這一切皆是貧弱，污穢，可憐底滿足！」

那辰光，你們說：「我的公正於我何有！我不知怎樣是火燭與煤。但公正者便是火燭或煤！」

那辰光，你們說：「我的同情於我何有！同情豈不是釘死那愛人類者的十字架麼？但我的同情不是釘十字架。」

你們已這麼說麼？已這麼呼喊麼？倘若我聽到你們這麼呼喊呵！

非爲你們的罪惡——乃你們的自足呼聲動天，在罪惡中的吝惜呼天！以其長舌截去你們的電光在那裏呢？必佈種於你們的瘋狂劇何在呢？

看呵，我教示你們超人，他便是那電光，那瘋狂案——

蘇魯支這嬰說過後，人羣中有人大叫道：「我們聽到關於踏歌索者聽够了；現在讓我們看看吧！」於是大家哄笑着蘇魯支。那踏歌索者以爲這是說他，便準備開始表演歌索戲。

四

蘇魯支望著人羣，甚驚奇。便如是說：

人便是一根索子，懸繫於高點與超人間——駕空於深淵之上。

一種危險底過度，危險底征途，危險底回顧，危險底戰栗與停住。

人之偉大，在於其爲橋梁，而不是目的；人之可愛，在於其爲上昇與下落。

我愛，不知道生活的人，便是墮落者，然而不是過度者。

我愛，大蕩視者，因爲他們是大崇敬者，向彼岸的遙情的羽箭。

我愛，不求有物於星球之外的人，以墮落而自爲犧牲，却犧牲於土地，使此土將歸於超人。

我愛，因求知而生活的人，求知使超人得以生。如是自求其墮落。

我愛，工作着發明着的人，意在超越人之所居，爲之安排土地，禽畜，花木；如是自求其墮落。

我愛，自愛其德行的人，因其德行爲墮落之意志，與思心的飛箭。

我愛，不遺一涓滴精神於己的人，却欲爲其德行的整個精神；他猶如精靈走過這橋梁。

我愛，以德行爲傾向爲運命的人，他爲德行之故欲有生，欲無生已。

我愛，不欲德藝過多的人，一德多於二德，因其更成爲附繫運命的結子。

我愛，其心曠甚奢費的人，不欲人謝，不爲報答，因其時時贈與，不欲自有遺留。

我愛，羞於得數點中流的人，則自問：我是不誠實底賭徒麼？——因爲他想失敗。

我愛，在行動以前散出金言的人，其所行，時且優於所許；因爲他自求墮落。

我愛，證明來者且救贖往者的人，因爲他欲於今者之前毀敗。

我愛，因愛他的上帝而責罰上帝的人，因他必毀於他的上帝之憤怒。

我愛，便在創傷中靈魂也甚深沉的人，他可以因小損傷而毀滅；由是他自願地走上那橋梁。
我愛，靈魂過於充實至於忘其自我的人，萬物備於其人，遂共成其墮落。
我愛，自由精神自由心意的人，其頭腦不過為其心意之一體，其心靈促其墮落。
我愛，如大雨點降自停於人類之上的黑雲的人們，他們預告雷電將來，亦如預告者而毀滅。
看呵，我便是雷電的預告者，濃雲中的一大雨滴，這閃電便叫超人。

五

蘇魯支說過這些話，望着羣衆，沉默。自己向內心說：「他們站在這兒，他們笑，不了解我，我不是為這些耳朵說法的禱才。將要打破他們的耳朵，使他們學用眼睛聽察，必極嚴肅或教人懺悔的說教者，那樣喧嘩察察，或者他們只相信口吃着呢？他們自有其所驕傲者在，他們怎樣稱呼那使他們驕傲的東西？教育，他們這麼說，這使他們自異於牧羊奴。然則他們不喜聽於自己的「蔑視。」我將贈其聽做說。

則我將說起最可蔑視者，但那是最後底人。」

於是，蘇魯支向羣衆作如是說：

是時候了，人要樹立目標，是時候了，播種最高希望的種子。

人的土地現在還够肥沃，但這土地必有一日貧瘠而且荒蕪，不能生出高樹。

嗚呼！必有一日人不能將思心之前射向人類以外，弓弦也忘掉了顫鳴！

我告訴你們要產生一顆跳動底星球，人懷中必有混沌，我告訴你們：你們懷中猶有渾沌。

嗚呼！必有一天人不能再產生星球，嗚呼！必有最可蔑視底人的時代到來，那已不能更蔑視自己的人。

看呵！我教示你們最後底人。

「愛情是什麼？創造是什麼？透情是什麼？星辰是什麼？」——最後底人這麼問着而且眯眼。

地球是變小了，使一切皆小的最後底人在上面跳躍。他的極性之不可超越如主蚤；而且壽最長。

「我們已尋到幸福了！」——最後底人這麼說，而且眯眼。

他們已離開生活艱難的地方，因為需要溫暖。人們猶愛鄰人，與之相摩，因為需要溫暖。

生病與懷疑，他們以為罪惡，彼此憤恨相與。有在石上或旁人身上觸倒的，真是蠢才！

時或吃一點點毒藥，這使人作適意的夢。最後以多量底毒藥，致怕然而死。

仍然工作，但工作用以寫心。亦復留心，懼遺消遺庸或於人有損。

人亦不貪不富了，二者皆太繁重。誰還願意治人，誰還願意治於人，二者皆嫌煩勞。

不是牧者即一羊羣，凡人皆願平等也。皆平等，有誰感覺不同的，自願地進入瘋人院。

「從前舉世瘋狂」——優秀者如是說，而且眯眼。

人聰明了，明白一切已然之事，則說嘲無端藉。人與人猶有紛爭，然亦旋復和好——否則這內損胃腸。

人在白晝有其微歡，夜間有其微樂，但人尊重健康。

「我們已尋到幸福了！」——最後底人這麼說，而且眯眼。

於是蘇魯支的第一番話說完了，這也叫作「前言」，因為在這兒他的話被羣衆的狂叫歡呼打斷。「給我們這最後底人，呵！

蘇魯支」——他們這麼喊——「將我們造成這最後底人！我們當奉給你超人！」羣衆大都歡欣鼓舞，呀聲噓舌。但蘇魯支不發

憂悲，向內心說：

「他們不了解我，我不是為這些耳朵說法的辯才。

太長久，我住在深山，太慣於傾聽流泉聲與木葉響。現在向他們說話如同向羣羊。

我的心靈乾然不動，且清明如朝日裏之青山。但他們以為我冷靜，作可怕底說嘲的諷刺者。

現在他們望着我，笑，一面笑也一面憎恨我。他們的笑中有着冰霜。」

但，這時忽生一事，使人人瞠目咋口。便是其間踏歌索者已開始表演了：他從一小門裏走出來，踏上了歌索，索子是繫在兩個高塔間，懸於這市場和民衆之上。當他走到了歌索的中段，那小門又敞開了，跳出一個彩衣少年，很像一個丑角，在歌索上快步趕上那前面的人去。「前進呀，繫腳鬼！」——他喊叫的聲音怕人——「前進呀，爛東西，黑貨商，小白臉！別要我用腳踏你！你在這兩個塔中間幹什麼？你是甚麼的人，應該將你關起來，你還敢比你強的人的自由路！」——他是一步一步逼近了，到了只離前面那人一步的地方，可怕底事便發生了，使每隻眼睛瞪住，每張嘴堵住——他惡鬼似的大叫一聲，一下跳過了前面蹣跚的人。這人看到競爭者勝利了，一下失神，踏空了歌索，拋開了手裏的長竿，比那人還快地手手脚腳旋風似的掉下地來。這時市場上的人便如暴風里的海水，逃的四散，慌做一團，寬開了這人大概要掉下的地方。

但蘇魯支站定了，那人也剛掉在他身邊，已經完全跌傷，摔壞，但還沒有死。歇了一會兒，那人回復了知覺，看見蘇魯支跪在身旁。「你在那兒幹什麼呢？」他最後說：「很久我知道魔鬼要弄翻我了。現在他要拉我到地獄裏去了：你能禁止他嗎？」

「憑我的名譽，朋友，」蘇魯支說：「你所說的這一切都沒有的。既沒有魔鬼，也沒有地獄。你的靈魂比肉體死的還快：不要怕什麼吧！」

垂死者懷疑地望着他，終於說：「倘若你說的是真理，我失掉生命便沒有失掉什麼。我不比一匹動物怎樣不同。那用鞭笞和菲薄底飼料養成的……跳舞的動物。」

「不然的，」蘇魯支說：「你是以危險為職務，這沒有什麼可說視的。你現在因險務而殉身，我將親手將你埋葬。」
蘇魯支說過這話，垂死者已無回答了，但他還搖動着手，彷彿要握蘇魯支的手誌謝。

其時夜色昏然，市場旋隱於黑暗裏，羣衆皆走散了，因為即是新奇與恐怖，也疲勞。但蘇魯支坐在死者身邊的地上，默然深思。

因此忘掉了時間。但最後已是黑夜了，一陣冷風吹過這孤獨者。蘇魯支於是站起來，向內心說：

「真的，蘇魯支今日釣魚真好！沒有釣到一個人，却得了一具死屍。人的生存的確可傷，而且永遠無意義。一個丑腳也成爲他的毒氣。我將教人以生存之意義，那便是超人，濛雲中的閃電人。」

但我離他們甚遠，我的意識不合他們的意識。他們看我好像傻子與死屍二者之間的人。夜黑暗了，蘇魯支的路也正昏黑來吧！冷僵的伴侶！我負你到親手埋葬你的地方去！」

八

蘇魯支向內心說過這番話，將死者負在背上，走上大路。還沒有走到一百步，悄悄地溜來了一人，低聲向他耳邊說：「離開這城市吧，蘇魯支呀！」——「看來說話的人正是那塔裏出來的丑腳。『這兒恨你的人太多。』正人君子皆恨你，以你爲他們的藐視者，仇敵，正教的信士也恨你，以你爲羣衆的危險人物。碰巧大家在笑你，這是你的運氣。真的，你說話好像丑腳一樣。剛剛和這死狗在一塊，也是你的運氣。這麼辱沒自己，便救了自己的命。但離開這城市吧！——不然我明天便在你身上跳過，也是活人跳過死人了。」說過這話，那人隨即走開了，但蘇魯支一直在街上走過。

到了城門口，遇見一班築墳墓的工人。他們用火把他的臉，見到是蘇魯支，便大加嘲罵。「蘇魯支將這死狗搬開了！好呀，蘇魯支當了葬墳的人，要拿這塊肉我們的手還太乾淨。蘇魯支想偷去魔鬼的食物麼？好吧！祝你的口福好！只要魔鬼不比蘇魯支還會作賊！」他偷去他倆，吃完他倆！他們彼此間大笑，將頭擠在一處。

蘇魯支一言不發，獨自走他的路。摸約走了兩個鐘頭，走過許多深林大澤，聽到許多飢餓底狼嗥，他自己也飢餓了。便停在一間有火光的獨立的小屋前。

「飢餓襲着我了！」——蘇魯支說——「好像一個強盜，在深林大澤裏飢餓向我襲來，在這深夜，我的飢餓亦復乖張。時常來在飯後，今日却整天未來，他在何處去了？」

於是蘇魯支叩着小屋的梁扉。一位老者攜着燈光走了出來，問道：「誰來到這裏，使我不安睡？」

「一個活人和一個死人。」蘇魯支說：「請給我一點吃的，喝的我白天忘掉了。凡給飢者糧食的，他自己的靈魂也得蘇息，智慧這麼說的。」

老者走進去了，隨即轉來，給蘇魯支麵包和酒。「這是對於飢餓者的一塊壞地方，」他說：「因此我住在這裏，禽獸和人都到我隱避者這裏來。但也叫你的同伴吃喝吧，他比你更疲倦。」蘇魯支答道：「我的同伴死了，不能叫他吃喝。」——「那不干我事，」老者沉着的說：「誰叩着我的門扉，必得拿我去獻給他的吃吧，說你一路平安！」

於是蘇魯支又走了兩個鐘頭，依星光順着大道前進，因為他是慣於夜行者，要看看一切睡者的形容。當天色漸散微明，蘇魯支已是走到一座深林裏，前面已沒有了路。於是他將死者安置在一支高過人頭的空樹穴裏——因為他想知道可以避兔豺狼的侵噬——自己則睡在地面的蘚苔上。隨即入睡，軀體很疲勞，但心靈渾然不動。

九

蘇魯支睡的很久，不但朝霞而且是杲日，在他面前過去了。最後却睜開了眼睛，驚奇地望着森林和寂寞，驚悸地返觀自己。於是他迅速地立了起來，好像一個發現了陸地的航海者，歡呼着，因為他看見了一種新底真理，便向內心作如是說：

「一道光明啟示我，我需要伴侶活的，——不是死人和僵屍，由我任意搬運的。」

却是活着的伴侶，跟隨我，因為他們要跟隨自己——到我要去的地方去。

一道光射來了，蘇魯支將不向民眾說教，却說給伴侶！蘇魯支不作牧羣的牧人和走狗！

將若干從牧羣裏引開——我是為此來的。人羣和牧羣將怒我，牧者將呼蘇魯支為強盜。

我稱之曰牧人，但他們自稱曰正人君子。我稱之曰牧人，但他們自稱為正信的信士。

看看正人君子吧！他們最恨的是什麼人呢？那打碎他們的價格標榜的人，破壞者，犯罪者——但他是創造者。看看正信的信士吧！他們最恨什麼人呢？那打碎他們的價格標榜的人，破壞者，犯罪者——但那是創造者。